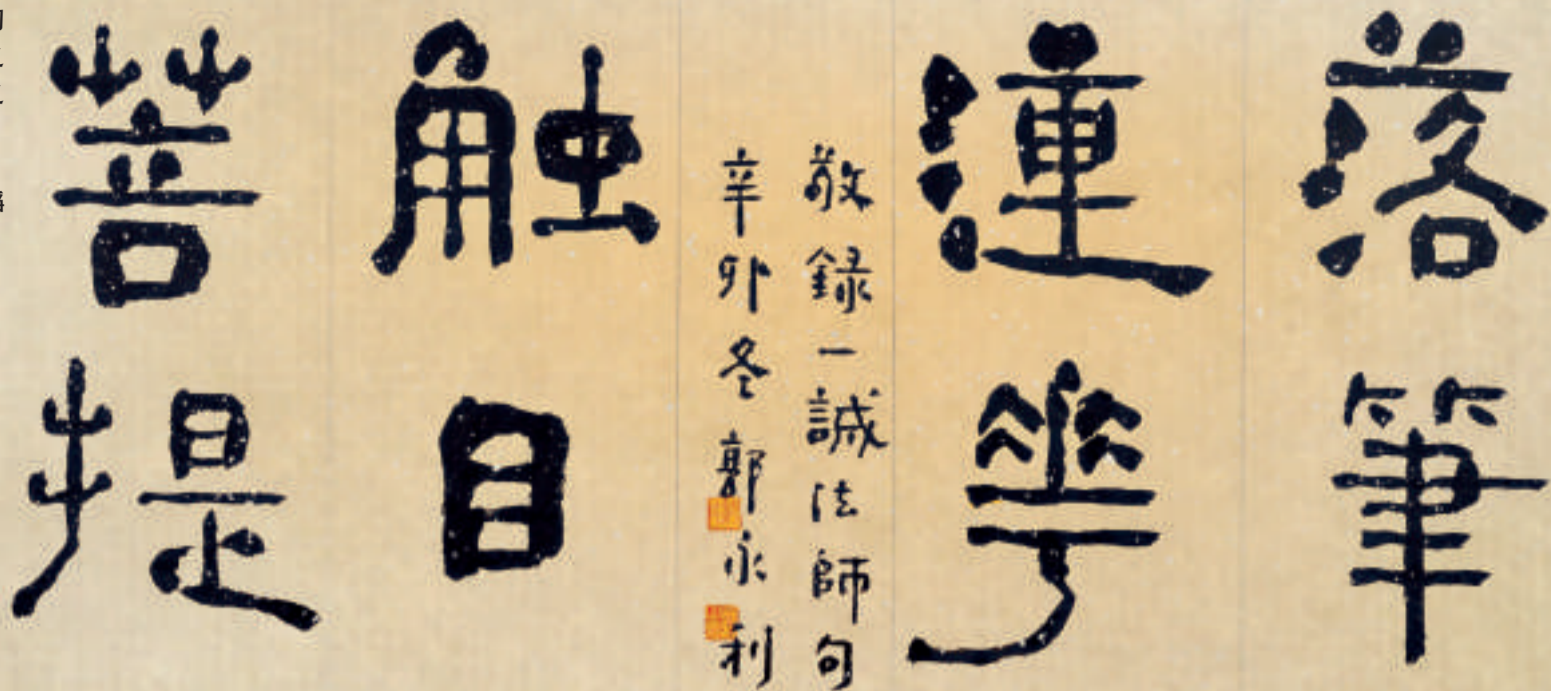


郭永利，字和之，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河北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國家一級美術師，現供職於河北省人大。他的書法博採眾長，最擅長隸書，硬筆書法家龐中華評其作品「於漢碑博學約取」，國學大師文懷沙亦讚其「得漢隸之精妙，別有『自在』之風」，「書品如人品，沒有浮躁之氣，平和寬厚，誠素仁篤，是一位難得的謙謙君子」。

本報記者：王靜

▼作品《落筆蓮花 觸目菩提》



郭永利

郭永利說，隸書多變，有廣闊的藝術空間。書者的個性、修養、以及人生際遇不同，寫出的隸書風格也各不相同。郭永利幼年學書，由歐體入字，「四面停勻、八方平正」的架構為初筆奠定了穩固的根基，中學時他的正楷在師友中已小負盛名。後來他聽從原中國書法協會主席沈鵬的建議，開始精研隸書，自此遍臨碑刻墓誌，於清代、民國隸書大家中亦多有借鑒。郭永利得到過衆多大家的指導，有啓功、歐陽中石、黃綺、劉炳森、旭宇、康殷等中國書法界的巨匠，也有袁行霈、文懷沙等文學界的大家，逐漸形成了自己既古拙厚重，又儒雅清逸的獨特風格。

音樂與漢隸交融

郭永利書房的CD機裡，不斷地播放着班得瑞樂團的溫馨單曲《PEACEFUL LIFE》，空靈悠遠，溫暖安詳。郭永利喜歡在音樂的薰陶下寫作。他說，書法與音樂，中國和歐洲，頗有可以溝通的地方。巴赫與顏真卿的恢宏，貝多芬與蘇東坡的雄放，蕭邦與文徵明的俊逸，有許多相似之處。當寫到筆墨酣暢之處，又恰逢五音繁會之際，人的身心便會浸潤在一片不可言說的愉悅之中。他對班得瑞樂團純淨、輕柔的心靈樂曲十分痴迷。曲子一遍遍地播放，使他在書法創作釋放一切壓力，從而陶醉於自在之樂中。

看着窗外松樹上積壓的皚皚白雪，郭永利調整了一下情緒，和着《PEACEFUL LIFE》的心靈之聲，欣然寫下了「似蘭馨如松之盛」、「雪素梅香」、「雪落無聲，山靜生韻」等字，古樸淡然，盡顯雅致情懷。

郭永利的書法也由此受到衆多業內人士的好評，著名硬筆書法家龐中華曾多次評其作品「於漢碑博學約取」，國學大師文懷沙亦稱其得漢隸之精妙，別有「自在」之風。當代書法評論者夜語風荷對其隸書也讚不絕口，認為其有「雄渾中不乏靈動，

平正處蘊涵跌宕」的獨特之風。

書藝如做人，貴觀自在。這種「自在」從何而來？郭永利坦言，文化靠長期積累，學習修養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夠完成的。練書法是個苦活兒，要耐得住寂寞，更需要真功夫。他喜歡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不管寒冬溽暑，身着單衣，埋頭苦練，直至大汗淋漓，衣衫盡濕，難得痛快。

縱酒揮毫真性情

郭永利平生四大愛好，讀書、寫字、音樂和飲酒。他說：「交接新朋舊友，無酒不歡」。今年5月，郭永利曾與江蘇的朋友泛舟於秦淮河上，聊到興致之處，開懷暢飲。二兩半一壺的酒，連悶八壺，最後與衆友人一起，醉倒在遊船上。郭永利也由此被朋友起了一個綽號「郭八壺」。

「酒到吃醉時笑也真說也真露出幾分真機便帶幾分仙氣，仙道修成時天可樂地可樂得來樂趣豈知一個酒狂。」郭永利借幾分酒意揮灑而就的《酒仙聯》，備受收藏家推崇。郭永利從政為官多年，初生牛犢的稜角早已磨平，但是在他的生命時態裡，卻常常鼓湧起人性最本真的瀟灑、自在。細品隸書《酒仙聯》，形態上雖沒有狂草的豪放，但作品所蘊藏的生命張力，卻如雪崩前的寂靜，令人窒息驚嘆，不愧為名家之傑作。

郭永利說，飲酒縱情，書法養性。他不跑步、不吸煙、不下棋、不唱歌、不跳舞，寫字是唯一的鍛煉方式。他習慣站着寫字，一寫就是幾個小時。每次提筆揮毫，總要深吸氣，屏氣凝神，如禪入靜，忘我地投入到書法創作中，待到作品完成，才稍稍有所放鬆。如此循環往復，以至大汗淋漓。郭永利很陶醉於這種「運動」，他說書法創作是一種美的享受，它使人置身於文雅、雋逸的文化氛圍中，讓身體得到鍛煉的同時，也使心靈獲得了徹底解脫。熟識的朋友都了解他的習慣，除喝酒外很少打擾他，他反倒樂得自在。

約取漢隸別有自在



▲作品《積健為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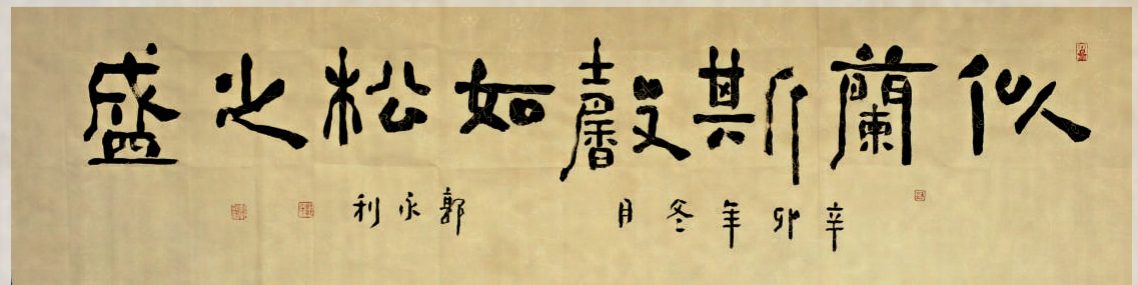
▲作品《詩書載道》

中和之道可遠行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袁行霈與郭永利私交甚厚，亦師亦友。在多年的交往中，袁老師對郭永利的謙和君子之風讚賞有加，自《周易》乾卦中的「元、亨、利、貞」四德中取「利，義之和也」之意，欣然為他贈號：「和之」。郭永利十分敬仰袁行霈「表裡俱澄澈，心跡喜雙清」的儒雅之風，自言能有今日之情操，得益於袁老多次難能可貴的親授指點。

郭永利說，他既不喜歡被推到風口浪尖，在驚濤駭浪中忐忑生存，也不喜歡自甘人後，成為掉隊者。多年來，郭永利謝絕了多方出書、辦展的邀請，他所鍾愛的為人處世的方式就是行走於人群裡，不顯眼，不停息，默默地，跟着時代的腳步，越走

越遠。「書，心畫也。」生活中的郭永利將自己的生命體悟和處事態度反映到他的書法世界裡，自覺地將他所推崇的「中和」之道作為創作的又一審美命題。他的書法既取法古代存留至今的原跡，亦喜加入現代返璞歸真、無拘無束的時尚元素。郭永利說，歷來名家，有佳作傳於世者，必有所長。不必計較古今，有可取處盡可拿來。當代書法評論者夜語風荷曾評其作品：「郭永利的書法有中和之美。觀其作品，行距數落，字距從容，章法力求嚴整。遠觀概見平正散淡，通篇流轉渾穆豪邁之氣；近品於峭激處蘊紅絳，於倔強處寓款婉，疾澀有度，真趣盎然。」



▲作品《似蘭斯馨如松之盛》

郭永利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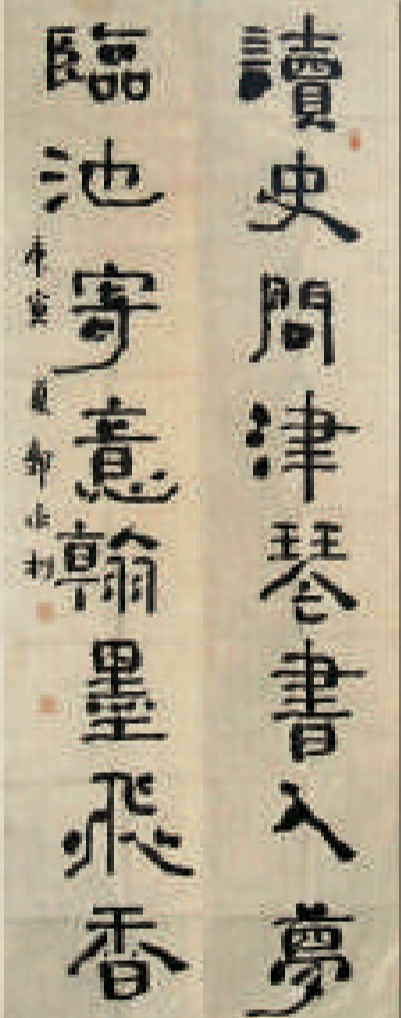
- 1955年 出生於山東榮成
 - 1976年 石家莊軍械學院學習
 - 1986年 獲全國硬筆書法一等獎
 - 1997年 獲中國、日本、韓國三國友好城市書法交流展金獎
 - 1998年 獲世界華人藝術交流展金獎
 - 2003年 河北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 2004年 中國書法協會理事
- 郭永利的作品曾多次參加國內外重大書法展覽，被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南海、中國美術館、陝西西安碑林、福建武夷山碑林、湖南常德詩牆等收藏、刻碑，入選多部名錄、辭典。

書法亦是修行

郭永利有一枚端坐的佛印合閻章，喜歡在一幅書法完成之後，加蓋於作品的右上角。他坦言自己並非佛家弟子，但喜歡寺廟的清雅，體驗毫無雜念的難以名狀的蒼茫和空靈。

郭永利說，大乘佛學追求的終極目標只是自己達到涅槃解脫，成就阿羅漢。大乘佛學則不僅要使自己獲得涅槃解脫，而且還要使一切衆生獲得涅槃解脫，成就佛菩薩。時至今日，他在書法創作中獲得了精神釋放的自由，獲得了靈與肉的昇華，書法中的「小乘」之學，已略有所得。但他覺得還不夠，他的目標是通過義賣書法作品以及現有的人脈資源，多做慈善事業，多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做一些事情，以獲得更大的解脫。

郭永利說，修行各有其道，無一定之規，書法亦是修行。隸書不比草書，可以隨心所至，它需要內心的絕對寧靜。在這種寧靜的氛圍中，心中一切皆空。幾十年來，之於書法，他最大的感觸就是：不是書者創作了書法，而是書法成全了書者。



▲作品《讀史問津琴書入夢 臨池寄意翰墨飛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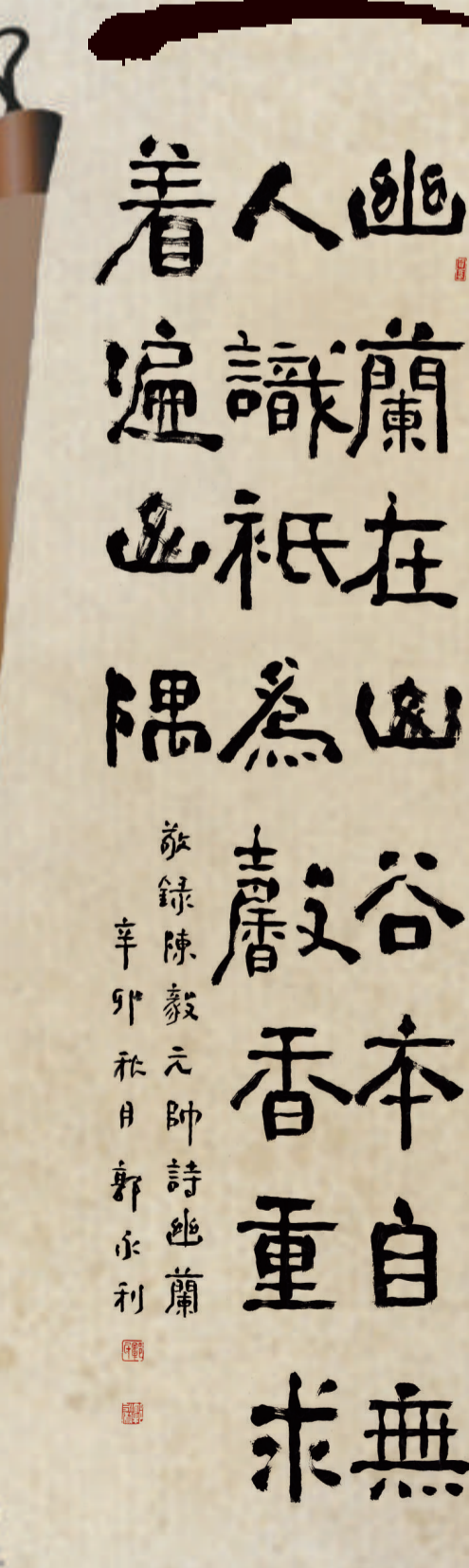
書以觀德 德以立人

在書法創作中，郭永利偏愛追求平和溫潤的思想境界。他認為書法作品所表現的內容，既要沉靜優雅，免於俗套，又要率真自然，毫無做作之態。

郭永利坦言，是書法改變了他的的人生道路，使他能夠由行伍而轉身，從而擁有了更多學習的機會，亦步亦趨，一直走到今天。同事們喜歡他書法裡的自在、淡然，紛紛向他求字。同樣因為書法，他有幸結識了袁行霈、文懷沙等文藝界大師，多次與各界名士交流切磋，漸而開闊心靈，提升性情。從最初的「為人不可比官高，為人不可比長壽，可比君子讓，可比仁者長壽」、「厚道傳家」的謙和之風，到「有書真富貴，無事乃神仙」、「靜思天下事，多讀聖賢書」、「書為至寶一生涯，德是良田萬世耕」的儒雅情懷，再到「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長嘯一聲鳴谷應，舉頭四顧海闊天空」、「雪素梅香」的清逸之境，郭永利的書品，由此可見一斑。

郭永利說，人生在世，做人第一，讀書第二，寫字第三。因為書法不僅僅是技巧的運用，而是人的心境、胸懷的表現，所以要想寫好字，光有處世的技巧還不夠，還須練內功。要多讀書，以此涵養人的氣質、修養、人品，以文養字，提升書者的修為，提升作品的品位。君子以厚德載物，唯有德行深厚者，其書法作品才能有沉雄博大胸懷，才能立根於世。

筆者發現，郭永利的案前，擺着一本《道德經》，卷面微微泛黃，可知已被翻過多遍。



▲作品《幽蘭在山谷》